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十五回 鳳坡湖龍舟鬥會 杏花亭狐怪迷人

詩： 龍舟鬥會端陽節，風俗依然到處同。  
起自當時沉屈子，相傳此日鬧龍宮。  
波翻日下千層浪，水湧湖中百尺風。  
鑼鼓喧闐真快事，紛紛士女樂無窮。

你道這個相知姓甚名誰？原來姓陳名亥，卻便是汴京城中人氏。為人一生樸實，不事虛文，不沽世譽，相處的人，只要和他見過一面，兩三句說話，自然兩下投機。這婁公子自請他在家，竟把當日好嬉耍的念頭盡皆撇下，一心只是談文論武，做幾分正經事業。一日與陳亥在書房裡吃得午飯過，忽見書童走來相請，連忙走到堂前。見了夏方，唱了一喏，仔細看他兩眼，甚覺濫褻形狀。便扯過婁公子，向背後問道：「這一位何人？」婁公子笑道：「原是我的舊相知。」陳亥道：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就是沙村裡住的夏方。」陳亥想一想，呵呵笑了一聲道：「莫非就是公子時常談及騙馬去的這個人麼？」婁公子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陳亥道：「公子，自古道『君子不念舊惡』，他當先既做了那一樁歹事，今日復來相見，心中豈不自愧，也只是沒奈何。你若提起前情，反無容人之量矣，倒要好好的將體面款待他才是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小弟自有分曉。」當下便又整治午飯出來，與大家吃了，遂同到書房裡去，留他住下。自此以後，三人依舊過得投機。只是那夏方畢竟是個詭詐的人，時常心裡不服，思量得當年的時節，原在這個所在喝水成冰的，今日落在人後，卻有些忿氣不過。那陳亥本是個正直的人，雖然與他早晚相處，口兒裡一樣，心兒又是一樣。論來不要怪他，總是自己為人有些不是處，這也不須說得。

說那汴京城外，有一座鳳坡湖，開闊三十餘里，四圍俱是鄉宦人家建造的莊所。那汴京原有一個規例，每年到端陽節屆，那鳳坡湖裡大作龍舟勝會。這日正是端陽，林二官人著人來請婁公子出城去看龍舟。婁公子對陳亥、夏方二人道：「今日林二官人相邀往鳳坡湖去，二兄可同行一行麼？」陳亥道：「我們怎好同去？婁兄到請自便，待小弟與夏兄隨後慢慢踱來看一看吧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既然二兄不肯同行，怎麼是好。也罷，待我著小廝攜些酒餚，隨了二兄往湖口去盤桓一會兒何如？」陳亥、夏方道：「我們既相知在這裡，你那裡盡情得這許多。」婁公子一邊笑，一邊便吩咐小廝打點酒樽食累，隨即別了陳亥、夏方二人，起身前去鳳坡湖不提。

且說這陳亥、夏方兩個，在家賞了午節，著小廝擔了酒累，慢慢走到鳳坡湖。只見人蹤雜沓，來往紛紛，都是看龍舟的。兩個挨身到人隊裡，站立看了一會，遠遠見一隻畫船，裡面笙歌鼎沸，從上流撐將下來。不多時，看看攏到岸邊，一齊簇擁上前。只見船艙裡擺列著三桌酒席，坐著三個齊整後生，兩旁坐著兩個妓女相陪。你道這三個後生是甚麼人？原來一個就是婁公子，一個是俞公子，一個是林二官人。那兩個妓女，就是向年在杏花亭裡陪酒的劉一仙、秦素娥。那林二官人一向在婁公子處來往，卻是認得陳亥的。這回卻靠在欄杆上，向岸邊一看，見陳亥站在人隊裡，連忙走到船頭上來，把手亂招道：「陳兄，陳兄，請下船來。」陳亥被他叫破了，便不好轉身迴避，竟把扇子展開，把臉兒遮著。夏方攔撥道：「陳兄，你好沒見識，別人見了酒席，巴不能勾撞將去，你卻是他相招，反做做作作起來。」陳亥道：「哎，我向你道你是個好人，卻是貪圖口腹的主兒。」說不了，林二官人跳上岸，一把將陳亥扯了便走。陳亥不敢推卻，只得同下船來。這夏方見了，好生著惱，卻也怪他不得。林二官人他原只認得個陳亥，卻不認得個夏方。夏方沒了興，連個龍舟也不看，喚了小廝，徑折轉身便走。一路裡思想道：「我與陳亥打伙這幾時，兩個俱心腹相待，並無一言抵觸。原來他卻人一般敬重我，賊一般提防我。適才我好勸他去飲酒，他便出言說我不是個好人。如今我既出了不好的名頭，連連修飾得來也不妙了。不免趁早去罷，省得在此被他疑忌。」心中計較已定，飛忙走將回來，徑到書房裡面，將陳亥的書囊衣袱，逐件件都收拾起來，做了一箱，不把一個人知覺，賺出門來，一道煙飛奔去了。詩曰：

公子寬洪度，端然念舊情。  
千金寧使負，一義豈能輕。  
禮貌還如昨，胸襟尚不平。  
貪心猶未厭，竊盜且逃生。

說這陳亥，至晚同了婁公子回來，走到書房裡，叫了好幾聲的夏兄，那裡見個夏方答應！心中便想道：「我猜著了，敢是今日見我拋撇了他，因此睡在床上，故意不答應的。想來今日雖然不是我，卻是林二官人的好意，怎麼拂得。但是他專好在這些小事上動氣的，待我喚他起來，說幾句盡情話吧。」輕輕走到床邊，又叫了幾聲，並不見些影響，再把手向床帳裡一摸，又摸不著。正疑慮間，那小廝點了一支燭走進房來。陳亥接了燭，轉向床上一照，並沒個夏方睡著。四下仔細再照，衣架上的幾件衣服也不見了，書箱上的一個皮箱也不見了。慢慢細檢一檢，這件也沒有，那件也沒有，方才發起惱來，大叫道：「罷，罷！連我也落他的圈套了。」婁公子聽得陳亥在書房叫喊不絕口，連忙走進書房裡來詢問。陳亥見了婁公子，一把扯住，一時氣得緊，連個話也講不出來。婁公子道：「陳兄，為甚麼事惱得這個模樣？」轉身欲待要到床上去問那夏方，又不見個夏方的影響，便向陳亥道：「夏兄那裡去了？陳兄，你敢是與他有些傷了和氣麼？」陳亥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公子，世間有這樣的歹人，乘我今日不在，竟把我的衣囊物件，一併都盜去了。」婁公子也吃了一驚道：「有這樣事？這樣一個人，我只道他改過前非，怎麼隔了這幾年，那騙馬的手段端然不改。待我快著人四路去把他追將轉來，怕不吃我一場沒趣。」陳亥道：「他去了好些時節，不知上南落北，走了多少路程，還到那裡去追趕得著。這總是我運限不利，把這些財物送了他吧。」婁公子道：「若761是沒處追趕，我和你失去的物件，一一查明，總開了幾張失單，各處要津所在，黏貼一張，或有知風獲住，就來報信也未可知。」陳亥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當下查檢，婁公子就取紙筆，逐件登寫失單道：

立失單人陳亥，向有舊認人夏方，係沙村人氏，身長面短，微須，年約四十餘歲。於本月初五日午後身出外，托熟擅進書房，竊走衣物銀兩。不知去向。倘有四方君子，連贓獲住者，甘出謝銀八兩，知風報事者，甘出謝銀四兩，揭前來婁府支取。決不食言，信單是實。今將失去物件銀兩並列於後。計開：

花綢道袍一件 素羅道袍一件  
油綠素綢道袍一件  
生羅二匹  
藍花袖裙一件  
綠潞綢綿背搭一件  
綢被一條  
布袂被二件  
素驄巾一頂  
金挖耳一隻  
羊脂玉簪一隻（有錦匣）  
碧玉圈二副（白綾包）  
漢玉駝鈕二方

奇楠墜一個紫銅爐一座  
青麟髓二斤（計八匣）  
流金小八仙一副  
沉香二斤  
牙牌一副  
牙梳一副（花梨匣）  
紋銀十五兩  
碎銀四兩

陳亥帶著氣，連夜向燈下，捱著手酥腳軟，只得寫了二十餘張，便著人四處貼遍。一連緝訪了個把多月，全然沒此消息。

時值天炎，一日，婁公子同了陳亥齊出城去，到杏花亭上避暑。恰正走得城，只見遠遠一人，騎了一匹快馬，滿身汗淋淋的飛奔前來。見了婁公子，翻身下馬來，深深唱喏道：「公子出城到那裡去？」婁公子道：「足下尊姓大名？似不曾會面的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公子難道果然認不得了小可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委是不曾認得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可姓江名順，三年前作薦夏兄到公子府上的，就是小可。」婁公子想了一會，記得起來道：「原來就是江兄。我正要問你一聲，可曉得夏方的消息麼？」江順道：「小可自那年別後，就到延安府去做些生意，久不在家，朋情俱已疏失。方才今日回來，正欲到府上，一來奉拜公子，二來要問一問夏兄的下落。不期到得相遇途中，豈非巧會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原來江兄一向不在，不曉得夏方的行徑，說將起來，一發不堪聽的。」江順笑道：「公子，你道不堪聽的卻是那一件？就與小可講一講何如？」婁公子道：「途中不好說得，我們同到杏花亭去坐一坐，慢慢細講。」便喚家僮替他牽了馬，三人挽著手，步行到杏花亭上。婁公子把江順扯到槐陰樹下石凳上並坐，將夏方從前騙馬去並後復轉來，又盜了陳亥的衣物銀兩而去備細說知。江順頓足道：「我向來敬重他，只是個好人，卻原來看他不出是個惡生在裡面的人。這都是小可得罪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他作歹事，於兄何涉？」江順道：「薦人不當，豈非小可之罪！」婁公子道：「說那裡話。」遂喚家僮進城整酒餚出來，三人開懷暢飲。

不覺又是黃昏，只見亭前漸漸有些有色。陳亥起身便把四下窗兒盡開，霎時清風徐來，大家都說涼得有趣，俱不肯走起身。婁公子道：「今晚我們就在這裡歇了，不知二兄尊意如何？」江順道：「公子若肯在此，我們敢不奉陪。婁公子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。」便喚那管亭子過來，打點三副藤棚鋪陳，一直鋪在亭子中間，正睡得到。又是二更時分，你看那月光漸到中天，婁公子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。陳亥、江順有些酒意，放倒頭就打鼾聲，俱睡熟了。

婁公子獨自爬將起來，大步踱出亭前，只見風清月朗，勝如白晝。猛地裡凝眸一看，槐陰之下石凳上端端正正坐著一個美貌婦人，打扮得十分嫵娜。但見他：

眉彎新月，臉映落霞。雙眸碧水，已教下蔡迷魂；半烏雲，足令高唐賦夢。樹底獨徘徊，彷彿嫦娥離月殿；花前閒細數，依稀仙子下瑤台。

原來這婁公子是個好女色的人，一見了，心中便覺慾火難禁，就站住了腳，低頭暗想道：「這時已有二更光景，那裡來這樣一個標緻婦人，敢是鄰居家過來乘涼的，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段美姻緣。趁此夜闌人靜，四顧寂寥，不免向前去問他一聲，還是那一家的女眷。」隨即走近。那婦人見了婁公子，便站起身，將衣袖掩著朱唇，瞻前顧後，假作害羞模樣。婁公子迎著笑臉道：「動問小娘子，是那一家宅眷？這般時候，為何悄然獨坐在此？」那婦人便作嬌聲細語回答道：「妾乃城西令狐氏之婦，因良人遠出，獨自在家。晚來鄰家有一老嫗同妾出來玩月，不期偶然到這杏花亭裡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適與小娘子同來的那老嫗，如今卻在那裡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把妾來撇在此間，半晌不見，想是先回去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卻怎麼認得回去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正是這樣說，若得官人偕引送妾回家，誓當結草銜環，償恩不小。」婁公子聽說了這一句，歡喜得個遍體酥麻，回答不及道：「送便送小娘子回去，只不知小娘子宅上在城西甚麼所在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出這亭子，沿城過西，靠小橋南首，李家莊隔壁第二家便是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我送你去，我送你去。」兩個攜著手，悄悄的走出亭子外來。一路上低聲密語，講了無數心苗裡的話兒，說得個婁公子春興濃來，走一步不要一步。看看到了李家莊第二字，卻見低低一扇竹籬門兒，正待推門進去。只見間壁果然有個老嫗走將出來，見了婁公子，連忙把門推開。走將進去，那老嫗故意賣個脫身道：「官人請坐一坐，待老身去取茶來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那婦人便把婁公子迎到旁邊小小一間房裡坐下道：「妾從良人去後，雲雨之情已曠多時，官人倘若不嫌寒賤，今宵願薦半枕之歡，不識尊意如何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小娘子果有見愛之心，卑下豈無允從之意。只恐外人瞧破，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。」婦人道：「官人所言差矣。我家裡上無公姑，中無伯叔，下無男女走動的，止有適才那個老嫗，卻又是不管閒事專一幫襯人的。你莫說在這裡一夜，在這裡一年半載，也沒有甚麼人得知。」婁公子假意又推卻道：「多承小娘子厚情，小生就如劉阮入天台，真三生之幸也。但恐博得一宵恩愛，雖是千金難買，有玷小娘子清名，如之奈何？」婦人道：「這不足齒於官人，乃妾夫不能為妾全婦道，妾安能為夫全夫道也。」婁公子低低笑了一聲。兩人就向床上解衣鬆扣，握雨攜雲，千歡萬喜，美滿的交合了一番。原來這婁公子已熬了半夜，又被這婦人勾引得個顛顛倒倒，恰才兩個做得事完，呼呼的一覺睡去，竟不知睡到甚麼時候才得甦醒。詩曰：

從來酒色不迷人，只為癡心忒認真。

耗散精神還自昧，幾乎身子反沉淪。